

文化社会学论集

卡尔·曼海姆著

艾彦

郑也夫译

冯克利

阅读曼海姆是一种智力上的享受

——译者序

郑也夫

本书的选题和翻译过程是这样的。

1980年我开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981—1982年赶美国留学,在此期间阅读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著。1983年回国,花费了一年时间完成了《知识分子研究》一书(未出版)。1985年开始组织翻译“知识分子译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论述知识分子的章节选进了我编辑的译本中。但是直到1986年,我才发现曼海姆的这部书《文化社会学论集》。我首先阅读的是该书第二部分“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角色”。读后惊叹:自曼海姆去世至今已四十余年,知识分子的研究几乎无出其右;这部著作显然要比读书界公认的曼海姆的代表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更出色。读后一气呵成翻译完了“知识阶层”这一部分——这种翻译的冲动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第一次。以后这篇长文分三期发表在两上杂志上。再以后知识产权在中国登陆,因联系版权的困难,这本书的出版被搁置。1989年时猛醒,曼海姆已经去世多年,版权问题不复存在了。便邀请艾彦、冯克利先生参加翻译。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精神社会学,知识阶层,文化的民主化。艾彦翻译第一部分,以及编者说明和引论,我翻译第二部分,冯克利翻译第三部分。艾彦先生翻译过精神现象学著作,冯克利先生翻译过民主理论的著作,我曾经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每个人都算得上熟门熟路。且因三部分所覆盖的是各自独立性较强三个领域,术语共用的特征较

弱 联系主要发生在深层 故未作统校 三位译者文责自负。

以下向读者简介曼海姆和他的这部著作。

曼海姆 1893 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是匈牙利犹太人 , 母亲是德裔犹太人。因为当时地缘政治的因素 , 曼海姆是在德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他曾在匈牙利大学学习哲学 , 1918 年赶德国柏林大学从师社会学家齐美尔。以后在布达佩斯加入左翼思想家卢卡奇组织的社团。1919 年匈牙利爆发共产主义革命 , 曼海姆虽未加入共产党 , 但进入了共产党人组建的布达佩斯大学任教。1920 年革命失败后 , 逃亡德国。以后虽思想上仍倾向左翼 , 但远离政治。1924 年发表了博士论文《认识论的结构分析》, 此后日益从哲学转向社会学。1926 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933 年因纳粹的崛起逃亡英国。曾任伦敦经济学院讲师 , 伦敦大学教育系教授。社会学史的研究者认为 , 定居英国使曼海姆告别了德国文化。在适应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 曼海姆的学术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认为他在英国的作品逊色于他在德国时代的作品。通常被视为曼海姆代表作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出版于 1929 年 , 而自三十年代初期他开始写作本书。本书英译本编者说 , 曼海姆是将之作作为首尾一贯的社会学研究著作来撰写的。在德国期间完成了初稿 , 纳粹的崛起使他亡命英国 , 在英国时曾对本书作出一些重要修改 , 终因新的环境中的压力而将其束之高阁。逝世后才经后人整理出版。欧内斯特·曼海姆在英译本引论中说 : “本书不仅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主要论题的扩展和详尽阐述 , 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部书是曼海姆最成熟、最深刻的作品 , 是他在德国文化氛围中的绝响。

理解往往主观。客观全面的介绍难乎其难。因此 , 笔者索性摘取本书中那些最令自己感到的观点。希望它是游历曼海姆精神宫殿的一支路标。

近代社会的巨变迫使人们扔掉以往加在他们身上的标签 , 重新思考 “我是谁” 。又因为没有孤立于社会生活和群体之外的个人 , 因而自

我觉醒总是加入到集团觉醒的过程中。在近代社会中第一个完成这种解释的是“阶级的学说”，简称“阶级社会学”，它催化了无产阶级的觉醒。继而，其他阶级、阶层、集团，包括妇女群体、青年群体，也都开始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当知识阶层也努力以社会学的思维方式评价自身时，他们发现那条道理已经被堵住，那里耸立着一个极富魅力的解释——阶级的学说。他们自己首先被催眠了。按照阶级学说的解释，知识阶层不是阶级，不能在社会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是“毛”，必需附着在“皮”上，追随某一张“皮”。“当他遭遇到另一群体居高临下的世界观时，他的傲慢终结了。这种情形解释了知识阶层自尊的突然下降，他往日的自负让位于今日的谦恭。”

阶级学说无疑是近现代各种解释系统中最有价值的一种。但是它在认识知识阶层问题上，至少带有两个问题。其一，忽视了文化超脱和超越现实的一面（固然有服务现实的一面），因而轻视了承担文化职能去不属于阶级范畴的知识阶层。其二，在执著于阶级分析法时，它只完成了一个判定：知识分子不是阶级，这是对的；但认为这是导致知识分子身上若干缺陷的根源，却是不恰当的。“不是阶级”是知识阶层的群体特征。所谓特征，既是短处所在，又是长处所在。阶级学说在判定了知识阶层“不是什么”后，在认识他们“是什么”上无所作为。

知识阶层是什么，其长处又是什么？曼海姆的答复如下。其一，“相对不受束缚的阶层”，他们并非完全独立于阶级关系，但他们的见解没有象多数社会会员一样完全被阶级地位所决定。其二，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这两点造成了他们的长处。“一些特定类型的知识分子享有最大的机会，去检验和利用社会上可以得到的视野，去经验它们中的矛盾和不一致。”“社会上没有一种职业，没有一种地位要求了解一切人的事情。正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保持着对我们的事务的同情，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务。”

曼海姆认为，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确信，自近代以来怀疑在增长。怀疑使怀疑者的心理处于“悬置”的状态。多数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

处于“悬置”期，那便是青春期——精神上的“狂飙期”。青年人“常常有过卷入到一个超越其前途利益的问题中的经历。（他们）从自己以前的现实中脱离出来。带着解放的感受发现了可选择的解释和新的价值观。”“而当他们度过了这一狂飙时期并固定在一个职业以后便扔掉了那种倾向。”但是有少数怪物终生在精神上处在“悬置”状态，不确信某种教义，他们就是知识分子。

有人批评知识分子远离生活。曼海姆认为，在现代分工的社会中没有人能逃脱普遍的疏离感。每个人必然只了解生活的一部分。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太实用。知识分子从现实生活的脱离可能更远一点，但他们恰恰因此获得了某种优势，他的疏离帮助他逃脱了特定职业对眼界的局限。

曼海姆在对民主的看法上与熊彼特享有很多共识。而曼海姆写作“文化的民主化”的时间要比熊彼特生前出版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1929~~）早了近十年。

曼海姆认为，既然民主是不可逆转的，政治思想家的首要责任就是揭示这一趋势的潜力和意义，（其）光明与阴暗并存的现实，从有利的角度影响它。

与众多民主理论研究者（包括后来者）不同的是，曼海姆认为：“政治民主仅仅是普遍文化原则的一种表现。”这种文化就是与古典贵族文化相对立的近现代的民主文化。他所着重讨论的正是作为政治民主基础的文化民主。

曼海姆认为，民主包括三项原则：其一，本体论上的平等，即社会成员本质上是平等的。其二，承认个人的独立性。但是在这里民主呈现出两个侧面。一方面，它承认乃至鼓励独立性。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人都不停地充分行使其影响公共决策的权利，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民主制度需要一些机制，它们“不是从外部强加于民主社会的，它们本质上要靠群众自愿放弃充分利用自己的能量。”比如政治领域中的代议制和文化选择上的从众心理与时尚。其三，民主社
源

会没有排除精英 ,它只是一种新的精英选择方式——在这一点上曼海姆与熊彼特高度一致。 “民主和非民主的精英选择之间的不同 ,是选择基础的广度。 (前者)对精英的吸收不限于某个封闭的团体的成员。”

曼海姆认为 ,民主文化覆盖的社会中 “社会距离 ”——这是他深入讨论的概念——在缩小。虽然社会距离不会消失 ,但它不再壁垒森严 ,并且呈现差异的多元化。曼海姆还认为 ,由于古典社会中固定身份在近代社会中的瓦解 ,人们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 ,他失去了心理上的安全感。 “丧失安全作为一种普遍的命运 ,不再局限于社会底层 ,而是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这一观点似乎与半个世纪后贝克和吉登斯的 “风险社会 ”的宏论遥相呼应。

除此 ,我们还有很多根据说明 ,曼海姆是思想领域中的先知。当然 ,希望先知的称谓不要引起误会 ,因为与此同时 ,并且在更本质上 ,他是伟大的怀疑主义者。

阅读曼海姆受益无穷。阅读曼海姆是一种智力上的享受。

郑也夫

二〇〇四年 苑月 远日

北京南礼士路住所

原书编者说明

本书是我们所编辑的卡尔·曼海姆的四卷本社会学著述的最后一卷,其主体部分是说英语的广大读者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这套书当中的两卷,即《知识社会学论集》和《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论集》,包含了作者最初以德文发表的主要专题性论文,以及作者在旅居英国期间撰写的一些比较短的论文。这套书当中的第一卷,即《自由、权力和民主规划》,收录的是曼海姆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系统性专著,在这里作为遗作出版。本书作为这套书的最后一卷,回过头来收录了作者早期撰写的著述,而且人们完全有理由推测那时的作者纯粹是由于外部境遇而无法把这些著述呈现给公众。

曼海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把《文化社会学论集》当作一部首尾一贯的社会学研究著作来撰写的;在那以后不久,纳粹主义的出现便使他不得不终止在德国的研究工作。在他刚到英国的那些岁月里,他对本书的初稿作了一些重要修改,但是,最后还是由于在新的环境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而面对的一些大相径庭的问题的压力,而把它搁置起来了。不过,我完全同意本书的编辑们的下列看法,即它所表达的思想、所反映的看法确实一点也没有过时,而且现在正是把它们呈现给英美公众的最合适的时刻。

本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坎萨斯城市大学社会学系的欧内斯特·曼海姆(即曼海姆)教授,和加州圣英尼卡市的兰德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协会的保罗·凯茨克米蒂(即凯茨克米蒂)博士进行的;前者负责本书的前两编,后者则准备了论述“文化的民主化过程”的最后一编。

需要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人们常说的翻译的范围。使本书得以产生的德国学术氛围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全书的论述风格,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作者在实质内容方面对所提出的那些个别问题和答案的强调。为了使这些以另一种语言习惯表达出来的观念所具有的意义(与意义)和涵义(与内涵),能够为由不同的传统培养的不同的一代读者所理解,两位编辑只好在不歪曲作者之意向的情况下重新思考原来的本文。值得庆幸的是,对于从事这样一项需要谨慎对待的事业来说,两位编辑完全具有专业方面的资格。曼海姆教授自协助作者修改手稿之日起,便对原来的本文非常熟悉。凯茨克米蒂博士作为这套书中以前出版的《论集》^①的编辑,已经具体表明了他对曼海姆思想的深刻理解。我本人曾经对照原来的本文核对过这份译文的定稿,因而可以证明它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忠实原文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经向社会研究新学院的世界事务研究所提供过一笔资助,用来支付准备出版手稿所需要的费用。

我们要向作者的遗孀朱莉娅·曼海姆博士特别表示感谢。对于所有有关的编辑来说,她与卡尔·曼海姆的终生相伴和她对他的著作之重要意义的深刻理解,都使她成为信息和建议的最重要的源泉。这套书的成功的完全出版,确切地说也是她的成就。

阿道夫·洛(与凯茨克米蒂合编)

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世界事务研究所

注释:

①即《知识社会学论集》和《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论集》。——译者注。

目摇录摇

阅读曼海姆是一种智力上的享受

——译者序

郑也夫

原书编者说明

引论

走向精神社会学：一个引论

苑

一、对这个主题的首次探讨

苑

摇 (一) 重新考虑黑格尔——从精神现象学到精神社会学

苑

摇 (二) 关于社会的科学和精神社会学。综合的困难之处

苑

摇 (三) 这种探究的试探性。它的最初目标：批判有关社会 and 精神的虚假概念

苑

二、有关历史和社会的虚假概念和恰当概念

苑

摇 (一) 关于一种内在的思想史及其出现原因的理论

摇摇——兼论艺术史

苑

摇 (二) “物质”属性和“观念”属性的虚假的两极分化过程

猿

摇 (三) 有关历史、辩证法、以及中间状态的虚假概念

源

摇 (四) 各种角色的间接特征，各种感知和补充性情境的社会循环过程

缘

摇 (五) 走向一种适当的社会概念

缘

摇 (六)对走向精神社会学之诸步骤的初步概括论述 远

摇 (七)社会学的三种类型和精神社会学的相应层次、结构
和因果关系 远

三、有关精神的恰当概念和不恰当概念 远

摇 (一)对黑格尔的精神论的第二次回顾 远

摇 (二)精神概念的发生 远

摇 (三)精神的主观表现和客观表现,意义的社会发生 远

摇 (四)意义的超个人特征 远

摇 (五)对作为一种观念模型的隐德来希的批判 远

摇 (六)说明的程序和揭示的程序,各种事件的结构 远

摇 (七)关于世界是不是具有结构的问题 远

摇 (八)重新考察的因果关系说明和揭示性说明 远

摇 (九)与因果关系有关的结构概念和随机概念,多重因
果关系问题 远

摇 (十)史学研究 with 结构观点 远

摇 (十一)作品的基质和行动的基质 远

摇 (十二)发现作品和行动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远

四、精神社会学概要 远

摇 (一)处于公理层次上的精神社会学,社会本体论及其
与思想的历史特征的关联 远

摇 (二)处于比较类型学层次上的精神社会学 远

摇 (三)处于历史性个体化层次上的精神社会学 远

五、扼要重述: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精神社会学 远

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角色

一、社会群体的自我发现 远

二、知识阶层社会学理论的轮廓	页码
三、社会群体怎样获得了认同	页码
四、知识阶层的类型	页码
五、当代知识分子	页码
六、知识阶层的历史角色	页码
摇 (一) 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	页码
摇 (二) 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社团关系	页码
摇 (三) 知识阶层和阶级	页码
摇 (四) 知识分子的社会住所	页码
七、知识分子的自然史	页码
八、知识阶层的当代处境	页码

文化的民主化

一、政治民主在其充分发展阶段的若干问题	页码
二、作为一种普遍文化现象的民主化问题	页码
摇 (一) 民主的三项基本原则	页码
摇 (二) 人人平等的本体论原则	页码
摇 (三) 社会单位的独立性	页码
摇 (四) 民主制度中的精英及其选择模式	页码
摇 (五) 迷醉问题	页码

引论 摇摇

本书所收录的三篇论文大部分是曼海姆在德国的最后几年中撰写的。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即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主要研究著作——的续论，因为这三篇论文所涉及的也是意义的社会衍生过程。不过，本书不仅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主要论题的扩展和详尽阐述，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我倾向于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一种尝试，即把对德国唯心主义那些过分主张的醒悟，转化成一种关于思想的社会学理论的尝试。曼海姆的批判所针对的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两个方面——对观念在人类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过高评价，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假定那些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概念，本来就是在某种诸如一个逻辑连续体（~~逻辑连续体~~）的东西内部从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演化的倾向。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试图为研究作为社会牵连（~~社会牵连~~）之功能而存在的观念概括论述一种方法。一旦人们放弃了这种有关观念之自动演化过程的意象，他们就可以探索存在于思想与其社会具体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了。

人们不仅容易夸大这种努力所涉及的范围，也同样容易使它的目标过于简单化。例如，某些评论家一直认为，知识社会学自以为拥有一整套关于真理的准则，并且把自己装扮成某种仲裁党派争端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是那些在其他领域从事研究工

作的社会学家所没有的。其他人则担心这种努力的目的在于，对受到社会制约的思维过程之诸认识功能（精英圈精英圈精英圈）提出质疑：因为如果这种社会学家把观念解释成人们对特定的情境所作出的反应，那么，他就会在这种贬低有关知识的所有主张的事务中承担某种专家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些理论家认为，社会学家这种非法侵入观念化王国的做法，是一种令人窘迫不安的、对人们漠不关心基本的价值观和真理的表达。

在说英语的国家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们一般说来并未产生这种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诸涵义的忧虑。它的论断所具有的倾向，与英国和美国的史学研究方法和文学评论的发展趋势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各种社会现实的某种直观意识。对于由迪尔凯姆的“集体表象”、功能人类学、萨姆纳的民德（皂圈译）相对论、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宰援陨托马斯的情境方法、以及科日布斯基^①的语义学培养起来的一代又一代学者来说，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工具的相对主义——曼海姆虽然拒绝承认这种相对主义，但是，他对各种各样主题的批判研究实际上都把它隐含在其中了——的幽灵几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恰恰相反，出现在美国的部分不同意见所一直针对的，正是理智主义的某些残余成份——读者也许能够在曼海姆的包括本书在内的某些著述中，觉察到这些残余成份。

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范畴是什么呢？

各种概念都表现人们对既定情境所作出的解释性反应。我们实际上正在研究的是四种变量：（一），诸如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一场革命、或者一个阶级这样的情境；当我们对它作出反应的时候，我们便试图解释它；（二），尤其被牵连到情境之中的个体，以及他相应地形成的关于这种情境的意象。这样一些牵连也许包括各种职业目标、政治抱负、亲属关系纽带、经济上的

竞争和联盟——简而言之,包括一大批部分同时出现的与群体的牵连;(三),诸个体或者诸群体所采纳的意象;(四),这种意象的传达所针对的观众,包括他们对它的各种特殊理解,它把意义附着于其上的各种符号,以及某种与它相对应的词汇。

我们必须把这四种观念化因素当作相互依赖的变量来考虑。同一种对象在不同的情境中会得到不同的概念化。那些以不同的形式牵连到同一个情境之中的个人,将会作出对这个情境的不同说明,并且往往会相应地对它进行不同的改变。最后,个体是根据他实际面对或者暗中预期的观众来设想一个主题的,而且,一种信息的形式和实质内容,都会由于这位著作家或者演说家试图与之建立联系的观众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社会学家必须假定这四种因素是相互依赖的,因为把其中任何一种因素当作独立变量来处理,都会把某种不加批判的和没有根据的决定论类型——无论这种决定论是行为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还是进化论的——引入这种对观念化过程的研究。例如,假定共同的经济地位必然导致完全相同的社会观念,就像反过来假定某些已经确立起来的观念的流行,本身事先规定了诸个体或者诸群体对于其情境采取什么观点那样,都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人们可以使一种探究本身只局限于涉及这四种因素当中的两种或者三种之间的关系。曼海姆在论述知识阶层的这一编中正是这样做的——在这里,他把某些观念化类型与其创始者的社会习惯联系起来了。他对怀疑主义的社会起源所进行的论述表明,人们只借助于两种变量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在这篇著作中,曼海姆出于我将在后面指出的原因,有意识地避免对第三种变量——历史情境——加以引申式的运用。人们可以假定,他在形成各种概念的过程中已经觉察到第四种变量,即观众。我们可以认为,他在最后一编中对民主过程和诸如形式主义和真理的操作标准的论述,表明他已经觉察到了这第

四种变量。

一旦这样划定了这种探究的界线,其目标就变成了概括论述存在于思想和社会习惯之间的各种典型关系。一个个体在其社会中所具有的特定牵连,为他展现了某种视角、开辟了一个社会经验领域,而这种视角和经验领域则具有它自己的范围和局限。社会经验的范围是由这个人有可能通过他对社会过程的参与获得的真知灼见界定的;同时,他的视域(增译)的界限则是由当他承担某种角色时他强加给自己的那些障碍、以及他被迫相应地作出的那些富有特色的选择确定的。概括论述个体在其中解释其经验的种种界线,与否认他们的解释的正确性并不是一回事。一种从范围广泛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社会意象,并不一定始终比一种片断性观点更加有效。关于整体的系统性观念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比某种特定的视角包含更多的“真理”,这是社会学家只有在保持超脱的情况下才可以确定的一个问题。注重实效的检验——根据这种检验来看,事实证明作为结果而出现的行动是一种命题——无论如何都不总是有利于这种有关事物的宽泛和综合的观点。

本书收录的论文在几个方面都表明,曼海姆取得了某种值得注意的、超出了他以前对观念化的研究的进展。在他以前出版的著作之中,意识形态都是作为社会情境的副产品和反映而出现的。他以前对视觉方面的表述的频繁运用是颇有深意的:各种意识形态不是作为观看事物的特殊方式而出现,就是作为使事物变模糊的特殊方式而出现,而且,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的每一种地位,都会使一种特定的视角变得不可或缺。的确,运用视觉方面的术语来表示意识形态,有助于人们赞同把社会偏见(删译)当作对真理的单纯歪曲来研究的做法。但是,所谓每一种视域都与某种角色相对应这样一个命题,并没有为人们理解“思维”和社会“定位”(删译)之间的关系的本性提供任

何线索。人们可能会问,一个与几个群体认同的个体为什么采取的是其中一个群体的观念、而没有采取另一个群体的观念呢?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提出的是一种有关观念化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是作为一种对揭示意识形态和社会情境之诸典型关系的系统性尝试的引论而出现的。人们也许会把这样一种追求的目标叫做观念的自然史。关于一种社会现象的自然史可以在未必说明这种现象之诸典型特征为什么反复出现的情况下,概括论述它这些典型特征。曼海姆论述保守性思维的专题论文^②便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在这篇研究著作中,曼海姆描述了一种存在于地主日益衰落的地位和他们那从有机方面和形态方面来理解社会过程的倾向之间的、富有特色的关系。只要已经建立的各种关系都是从那些可靠的、其范围和代表性都已经确定的样本中推导出来的,这种类型的尝试就可以是经推断属实的。然而,由于历史方面的个案研究只为人们的一般概括提供微弱的支持,所以,关于某些角色如何、以及为什么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问题就变得无法摆脱了;因为不具体说明形成概念的动态过程,通向对这些假设的逐渐证实和详尽阐述的道路就仍然会障碍重重。承认这样一些障碍的存在,相当于承认知识社会学是一个由插曲式的真知灼见组成的领域,而不是一个需要进行积累性探究的领域。

曼海姆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并没有忽视关于各种观念怎样从行动中出现的問題,但是,他并没有尝试为这个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然而,本书却揭示了他对在诸个体扮演的角色和他们所采取的观念之间发挥调解作用的社会机制的全神贯注。这正是曼海姆求助于社会心理学的做法的根源之所在。读者将会注意到他对旨在提供下落不明的联系的各种心理学构想(即所谓“**心理动力**”)的频繁运用。这些构想都是被当作用来揭示观念化过程和扮演角色过程之共同根源的工具而提出来的。此

外,出于我将在下面提出的原因,这些构想在当代都是对证实过程和经验性详尽阐述过程开放的。读者可以参照诸如“各种感知的循环过程”、“关于一种内在的思想史及其出现原因的理论”、“兼论怀疑主义的社会根源”、“知识分子的自然史”以及“社会距离与精神距离”这样一些章节。这些章节和其他几个例子都表明,曼海姆对与观念有关的动机形成过程(皂巢)的关注是坚持不懈的。

这种得到强化的对观念化之动态过程的注意,本来就包含在曼海姆采纳关于群体的唯名论理论的做法之中,这种观点认为,诸群体除了具有其个体成员的实存以外,并不具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实在。与这种观点形成对照的,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所隐含的“唯实论”观点,也就是说,是把各种群体和集体情境当作终极实在的存在场所来处理的观点。“唯实论者”试图从被他假定为既定的群体或者某种复杂情境出发来解释个体的行为。对于分析社会行动来说,只有当个体变成社会学构想的终极参照项的时候,有关动机形成过程的种种问题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在群体层次上形成的社会学概念都不受心理学的影响。

曼海姆越来越取向某种社会唯名论的做法,可以说明他对他的早期观点的另一种背离:放弃坚持认为历史参照系处于首要地位的学说。这种对历史的强调是德国社会科学的一个广阔领域——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黑格尔的追随者们,到法学和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所具有的特色。德国社会科学所具有的这种历史观点需要的并不只是一种对历史主题的特殊兴趣;它还以下列论题为基础,即只有把各种制度置于其发展脉络之中,人们才可能理解它们。一旦这种从复杂事物和历史连续体出发进行的探究变成了参照系,对人类关系的研究本身就会转变成一种探索,即对主要的社会方案之连续变迁本身如何与具体个体